

路曼尼並及教一班

朱湘譯

路曼尼亞民歌一斑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4

序

後面的十幾首路曼尼亞 (România) 國的民歌是從哀蘭拿、伐佳列司珂 (Elena Văcărescu) 女士的丹波危查的歌者裏選出的。伊費了幾年心血，在丹波危查 (Dâmbovită) 縣裏，從農人口中，採集民歌，結果成了這部書。這些民歌「所靠的不是人爲的格律，却是天然的音節。」

以唱他們爲職業的人叫作「科卜沙」(Cobzar)；他沿門捱戶的唱這些歌，並彈着「科卜色」(Cobza) 相和。不過一班農人唱他們的時候，並不用什麼樂器。

他們首尾的附歌不知是從那裏起源的。這些附歌與本歌有時一點關係沒有，有時却有極美的關係。更有些時候，本歌沒有什麼好處，附歌却極有文學的價值，例如：

一首附歌裏說下雪前

「天低了，大鴉飛着。」

又一首裏說：

「伊的面紗輕而柔，有如夏日的白雲。」

有一首附歌是

「閃耀的月亮浮過柳的上面；

一夜裏柳樹只是朦朧的夢着

月亮的溫柔的清光。」

採集人小傳

哀蘭拿、伐佳列司珂女史於一八六六年生在本國都城布克列虛忒 (Bucuresti) 地方。伊這家的人，自從十八世紀中葉起，歷代都在路國文壇上有極大的影響與極高的名望。在這壇上，他們裏一人貢獻了路國文字的第一部文法，一人貢獻了許多作詩的格律，到了伊，伊的貢獻就是這部「丹波危查的歌者」。

伊年輕時，到巴里去求學；過了一時，伊又回來伊的產地讀書。伊作過一時本國伊立沙白皇后——即「丹波危查的歌者」的英譯人，詩、文、小說各種著作很多——的近侍。一八九二年伊再去巴里，就在那裏住下了；此後伊很少離開那個地方。

伊是詩人與小說家；作文時兼用路文與法文。伊作寧靜的魂靈，得了很難得的「魚勒、法勿俄 (Jules Favre) 獎」；這部「丹波危查的歌者」與一部

名「晨歌」的詩集也都得了法國學院的獎賞。此外伊還有著作多種。

「丹波危查的歌者」大概是在從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〇年的時間裏成書的：伊成這書不能在一八八七年前，因為我們可以假定一個文家能彀著書的年紀是在二十歲左右，而英譯人原序裏又明說過伊採集這些民歌費了幾年的光陰；伊成這書也不能在一八九〇年後，因為這書的英譯本是在一八九一年初次出版的。

伊這時正充內廷中的近侍，而丹波危查縣恰好鄰近國都：由此看來，這些民歌一定是在述的時間內採集的了。

目錄

序

採集人小傳

民歌本文

無兒·····	一
母親悼子歌·····	五
花孩兒·····	一
孤女·····	一六
咒語·····	一九
乾姊妹相和歌·····	二三
紡紗歌·····	二八
月亮·····	三一
吉卜西的歌·····	三五
軍人的歌·····	三七
瘋·····	四二
獨居·····	四六

被詛咒的歌·····	五〇
未亡人·····	五三
註·····	五七
重譯人跋·····	六〇

無兒

我的牛拖出的犁溝是再直沒有的了；

我帶子上掛着的刀子

多的圍滿了-腰。

雨吩咐鳥兒道，你們回巢去罷。

我作了一夢，夢見我生了你，

生了這好難生給我的你。

作這夢時正是中午，我的兩眼睜着，

獸看着滿是種子的犁溝。

犁溝裏已有些嫩芽冒出了，

他們說：「我們，我們是已經出了世！」

那時我真羨慕我的田，因他倒已作了父親了。

我彷彿覺着，我現在是一個勇軍人的父親，

他正動身要到戰場上去，

臨別時我慟哭，但他爲國盡力，我也覺着光榮。

我又彷彿覺着，我是一個牧人的父親，
他正趕着牛羊上山嶺去，
我看見山嶺和悅的向着我的牧人，
我的牧人心中也是和悅的，
於是我跟着，也很快活了。

我又彷彿覺着，我是一個父親的父親，
我看見他的孩子們在他的門檻上向他問安，
那問安時的一團和氣充滿了我的心坎，
而洋溢了他的全所房屋，
於是他的快樂，日頭似的，將光明射到我的臉
上了。

但那真的日頭却已在犁溝邊沈下，
我現在自己看看，彷彿是悲戚的父親，
孤獨的父親了。
這兩個兒子我帶回了家，
我向我的妻子說：

「妻啊，我們有的只是孤獨與悲戚！」
伊一聲不響，因伊不知怎樣回答是好；
我們的心也一聲不響，因他們都是空的。
這時 我覺着是孤獨、痛苦、悲戚三個的父親，
我覺着是墳墓的兒子，
我覺着是那邊一聲不響的婦人的丈夫；
伊的胎，如同我們的心，將永久是空空的。
那時 我們兩人想着都把這事忘了罷，
一同將眼睛轉向了犁溝，
轉向了滿是種子的犁溝，
——犁溝裏已有些嫩芽冒出了，
他們說：「我們，我們是已經出了世！」
我們彼此並沒問過：「你現在看着什麼？」
我們只一同，一同看着田裏發芽的種子。

我的牛拖出的犁溝是再直沒有的了；

我帶子上掛着的刀子

多的圍滿了一腰。

雨吩咐鳥兒道，你們回巢去罷。

母親悼子歌

我在原野上看見一朵小花，
——他生在新刈的草地裏；
綠色的玉米沒他那麼鮮明，
且見了他，小鳥們都嗚咽起來了。
「這原野上的小花，
「怎麼會生在新刈的草地裏面的？
* * * * *

扔下你的外衣，
扔在這裏路邊；
扔下你的鐮刀，
扔在路的那邊：
快點回家！回家，
——不要在橋上停了，
不要在井邊停了，
也不要再在十字路口停了。

*

*

*

*

*

*

我就回了家。

我看見房門虛掩着，

房門說：「並不是風刮開的！」

我看見屋子陰沉沉的，

屋子說：「並不是夜來了！」

這時我就想起了那草地上的小花兒。

我看見你睡着——

我的心裏於是恍然大悟：

那小花就是你的魂靈，

是他 叫我到你的尸身邊來，

是他 叫我不要在橋上停下，

不要在井邊停下，

不要在十字路口停下的。

如果我當初知道了

那小花是你的魂靈，

那時我真情願在他旁邊再多耽擱一刻呢；
但你的魂靈却願快快的枯萎了，
於是把我調開，
使我不至眼巴巴沒法的看着你的魂靈飛去。

* * * * *

我來了這裏了，——你要我怎樣？
哎！更沒什麼可以要了。
你現在的智慧是個什麼程度？
當然比我們的深多了。
你這樣捨棄了我們，是去那處？
是我們裏那個從前曾經捨棄過你，
以至你現在這樣捨棄我們的？
你從前不是與我們同喝過水，
爲什麼現在却又不肯與我們同死？
還有那些你託咐給大地的種子，
他們回來時，你却不見了，

那時我們將拿什麼對他們說呢？

看哪，你的窗下有少女們走過，

河水也流過這裏，

明天就過節了，

這話你可曾向你的墳墓說過？

說不定，你說了這話的時候，

伊竟會讓你再多過這一日呢。

你可又告訴過你的墳墓，說你有母親？

伊也是個母親，伊是花兒，穀子的母親，

伊如果聽到這話，伊一定會可憐我們的。

呀，說不定，你向大地說過

我們眼淚很多的話了；

大地因着乾燥，沒滋潤的東西，

於是將你奪去了，好得到我們的眼淚。

哎，可惜你沒告訴他，

說我們的眼淚是酸的，

他那時聽到這話，或者怕嘗酸淚，
竟會不至於把你奪去呢。

* * * * *

看哪，我來了這裏了，
——但你連頭也不抬。
我已經向你整整哭過一點鐘了，
我還要向你哭過許多遲滯的鐘點呢。
看哪，我來了這裏了，來了這裏了！
但是這樣一點用處沒有，
雖然我來了你的身邊，
沒在橋上停過，井邊停過，十字路口停過。

我在原野上看見一朵小花，
——他生在新刈的草地裏，
金色的玉米沒他那麼鮮明，
但見了他，小鳥們都嗚咽起來了。